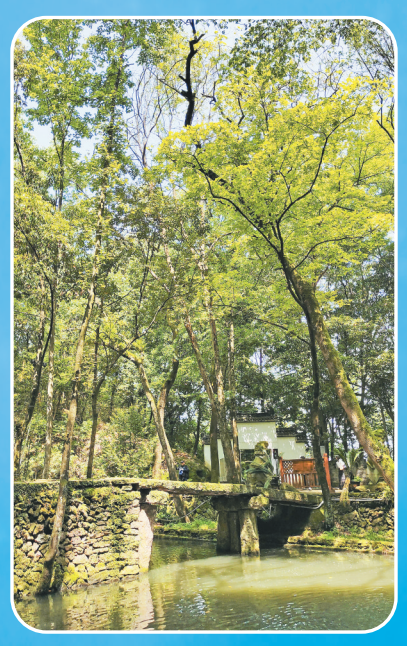
从巷弄,抵达巷口的距离

◆心香一瓣 ◈刘会然

幼时,家里租住的房子,是祖屋的一角偏厦。侧门的出口,是条巷弄。巷弄由三幢祖屋和一幢新居相夹而成。这条巷弄北窄南阔,成喇叭状。向北的巷口,一直延绵到村后马路和后陇山。南向的巷口,是一长条形晒谷场。巷弄很短,只有六十米左右,常年守望着风霜雨雪,人来畜往。南北的巷口却像仙师手中的口袋,可大可小,变幻莫测。或者可以说,从巷弄出发,抵达巷口,南北两向,近可串联阡陌交通,远可畅达天涯海角。

巷弄朝南的喇叭口处是南巷口。我青少年时,南巷口是族人的主要活动口,也是大伙出入田园的主方向。很早以前,先祖们就用石块在南巷口处,砌了一溜石凳。石凳边有一条和巷弄相依偎的小渠。乡间的闲暇时光,石凳上总是端坐本家那些老人和小孩。很多稀奇古怪的村里村外轶事野史,都是通过石凳上长辈的讲述,滋滋流进了每个晚辈的耳中或心中。

那时,我也喜欢坐在南巷口的石凳上。我不喜欢喧闹,我喜欢观察。南巷口成了我观察乡间生活的最佳位置。清晨,我看着大人们,带着农具,穿过巷弄,经过南巷口后往南走,



朝绿油油的庄稼地走去。傍晚,我坐在南巷口,双手托着下巴,在霞光中,看到大人从暮色的田野里疲惫归来。晚上,我喜欢隐藏在静谧的月色中,或在习习的凉风里,潜伏在南巷口,听人声鸟语,看人间百态,悟世情冷暖。

1990年后,北巷口渐渐取代南巷口,成了族人主要的活动口。沿海改革开放的浪潮,席卷了家族厚实的劳动力。先前,出入北巷口的,只有少量外出求学、外出谋生或走亲戚的族人。那些年,家族的男男女女,汹涌澎湃地走过巷弄,走过北巷口,往北搭车去县城,再从县城奔向沿海一带。

巷弄两边是高高的土墙,经过岁月的浸埋,祖屋的土墙裂缝虬曲,在隙缝间瓦楞草见缝生长。屋顶上,堆积着厚厚的枯枝败叶。屋檐下几株枯瘦的乌桕树摇曳其上,仿佛从来没有见他们长高过。虽然高墙斑驳颓废,但土墙形成的巷弄很奇特。刮风时,瓦楞草左右摇摆,欲坠不坠。乌桕树枝像锈迹斑斑的铁丝,在风中高歌或战栗。最喜的是,一株"野泡泡"藤蔓,长在祖屋的门额翘角处。一到夏天,本家脚仔奶奶就端来梯子,摘"野泡泡"给我们这些孩子吃。那种甜蜜的味道,如今还时常在嘴角流淌。前些年,有几次回家,发现祖屋都没人居住了,那株"野泡泡"藤蔓,依旧旺盛在祖屋的门额翘角处。"野泡泡"灿红的果实兀自在风中,随风而落。

时常琢磨着出入巷弄的族人。有人出得颓唐,进得精神。有人出得精神,进得颓唐。有人出进都颓唐。有人出进都精神。经过巷弄是短暂的,一两分钟,离开巷口却是漫长的,有时半天,有时一天、一年,也有人出去了永远不会回来。

巷弄见证了一个人的成长,也看着一个人的老去。巷弄就是一个时间的老人,睥睨着洞穿它身躯的各色人物。巷弄应该很老了。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、我、我的儿子都曾在墙壁上留下过无数道影子。没人能记清楚自己穿过巷弄的次数。也许每一个人穿过巷弄的次数都有定数,但这个定数却是一个秘密。这个秘密,或许只有墙壁上的瓦楞草和屋檐下的乌桕树知道,可他们沉默寡言,他们只向风倾诉。

1985年前后,我家在巷弄北面的陡坡地,建了一幢新房。陆陆续续,本家们在北面的坡地建了好多新房。先前短短的巷弄,就慢慢长长了,原来的六十来米的巷弄,延展成了一两里,延展到了马路边。北巷口先前的沙子马路,也浇成了水泥路,车来车往,异常喧闹。

塞林格《九故事》里有这样一段话:一堵墙和另一堵墙说了什么。答案是,我们墙角见。或许,巷弄也多次和巷口说过,我们巷口见。从巷弄,抵达巷口的距离:近处,短兵相接,晨夕相处;远处,咫尺天涯,千秋怅望。

短短长长的巷弄,变幻莫测的巷口,宛如一弯时空隧道,见证了一个家族的人迹:或终生终老,或渐行渐离。

静斋 摄

爱你不长 就这一生

◆情感人生 ◈甘武进

孩子,八月底,你将去冰城夏都——哈尔滨上大学了,我和你的母亲也将南下打工。两地相距三千多公里,受疫情影响,此去一别,何时再见无法预见,一切都是未知。但我相信,这样的离别,是你成长中最好的体验;我相信,随着时间的流逝,一切终将变得美好。

你的离开,我有自豪。我和你母亲为了生活,多年来一直在南方打拼。从小,把你留在老家,让爷爷奶奶照顾你。每年春节短暂的相聚后,便是离别。你不得不学会独立。从乡村小学、镇上初中再到县城高中,朴实、上进与阳光的你没有让我们失望。如今,你考上了心仪已久的大学,我为你自豪——孩子,你长大了,你这个乡下少年用勤奋为自己开启了一扇通往幸福的希望大门。

你的离开,我有期待。哈尔滨,被誉为欧亚大陆桥的明珠,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、热点旅游城市和国际冰雪文化名城。那里是好多著名人物的家乡,如你喜欢的体育明星孔令辉、申雪、赵宏博,你喜欢的名作家萧红、梁晓声,还有你应该了解并喜欢的中科院院士、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与中科院院士、制导与控制专家包为民。我想,你会见贤思齐,懂得并抓住机会不断成长、奋斗,最后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

你的离开,我有不舍。这是你第一次远行,独自到一个大都市学习生活四年。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。你要更好地自主学习,尤其是大一,它往往能够决定你大学生涯整个的走向;你要严格自律,才能让未来的自己绽放光彩;你要更好地与人相处,尤其是室友。未来四年,你们携手前进,大家要互帮互助,要热心,要宽容。相遇就是一种缘分,要珍惜他们给你带来的美好时光。

你的离开,我有欣慰。你知道,你就是一个被牵挂的风筝,总有一根线牵着,或长或短,你在这头,父母在那头。你明白,生活很具体,幸福不抽象,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你将只争朝夕,不负韶华,用勤奋向上换来与付出成正比的荣耀,让梦想在现实中慢慢开花……

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,大概就是儿女长大之后,父母还未老去,在儿女有能力回报父母的时候,父母仍在身边。然而,世界一刻不停,我们终将老去。死亡也很近,它不会在意你的想法,只会自顾自地带走它想带走的人。在你踏上离别的列车那一刻,我们会挥挥手,说再见:孩子,我们爱你,不长,就这一生。在你自己的世界,你要好好绽放自己的美丽。

◆烛窗心影 ◈龚昌明

我曾经的梦想

记得初次乘火车那年,不满9岁,看列车员忙个不停地在车厢扫着地,还不时地为乘客倒上热气腾腾的开水,心想自己长大后能当一名列车员该多好,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梦想。后来,看到城里的知识分子骑着自行车下乡来,也让我羡慕不已,梦想着要为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单车而奋斗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,热血沸腾的我应征入伍。当年有两支部队来义招兵,当得知被分配为"特政兵",我心里很是不快。已穿上绿军装还一再请求武装部长帮我改调南京去,因为南京是个炮兵部队,可以练兵打仗保家卫国呀。可是,我这一理想终究没得到实现。在奔赴军营的前夜,许多领导干部亲临我家为我送行。在这次告别晚餐会上,一位领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"昌明呀,为什么没把你分配到南京,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"后来我得知,早我一年入伍的不少战友把自己的年龄永远定格在19岁。若干年后,我转业被分配到了义乌电视台工作,一位在南京炮兵部队服役的朱姓义乌战友,在接受我专题新闻采访时潸然泪下,几度哽咽,他动情地说,身为汽车排排长的他,上前线拉回来的全是一车车没了心跳的战友……

为保卫祖国献出年轻生命的战友默哀,向英勇战斗的解放军战友致敬!

青凉伞上微微雨

◆会心一笑 ◈黄 选

数天前,我撑着伞打算去附近一家理发店理发。店不远,我便悠闲地走在马路上。看看来往的匆匆行人,倾听雨水与泥土的对话。水珠顺着伞骨不停地滑下,形成了一挂挂水帘,把每个伞下的人都隔绝在了这个世界之外,唯有雨点轻轻敲打在伞面上的声音,这是一种敲击在心头的惬意,更是一种静谧无声的释然。

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站在理发店门口。我没有太在意,在这个繁华的城市,每天要碰到的人太多了,不知是这个喧嚣的世界让人变得熟视无睹,还是浮躁的内心让人变得毫无知觉。

我正要进门,女孩忽然轻声问我:"您是要往前走吗?"

我一下懵了,这是一个陌生女孩在跟我搭讪吗?我一度以为她应该是理发店的工作人员,想跟我套个近乎,或者是要推销什么产品。我正要说话,女孩又自顾自说下去:"大哥,您如果往前走,顺路的话,能不能捎我一程?就到前面的公交车站,我没带伞,雨太大了。"

"啊?"我先是一阵诧异,不过接着便微笑着回答,"好的,伞有点小,

可能会淋湿一点。"我并没有说破我原先的目的地,只是把伞往前稍微送了送,示意她可以与我共一把伞,女孩就像一头小鹿似的撞了进来。

伞确实小了些,我们并排走着,我的手肘时不时地会撞到她的手臂,她也不避,有时雨斜进来还会更往我这边靠靠。

"哎,你个子好高哦。"可能觉得气氛有点儿沉闷,她忽然说。

"呃……"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就问了女孩一句,"你是哪儿人啊?"

"江西的,就在前面的大饭店当服务员,今天是我上班第一天。"她清脆的声音里似乎满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自信和期许。

"嗯,真不错!"我赞叹道。

离车站还剩下近一半距离的时候,女孩突然问我:"你要去的地方快到了吗?如果到了就不用再送了,我可以跑过去,反正雨也小了一些。"原来她是担心我为了送她多走冤枉路。

"哈,早就走过头了,既然过头了就送你到车站吧。"我笑着说。

"谢谢!"她说。

走到车站,她又像一头小鹿似的跑到了候车点,回过身来又再次跟我说了句谢谢,我笑了下,冲她摆了摆手,转身离开。

回去的路上,我独自撑着伞,雨已小了很多,微微的细雨敲打着我目之所及的每一个角落。心头不禁忆起欧阳修的词来:"青凉伞上微微雨。早是水寒无宿处。须回步。枉教雨里分飞去。"你看,每一个行人依旧匆匆忙忙,每一辆汽车都呼啸而过,一双又一双鞋在湿漉漉的地上瞬即掠过,留下一串串清新的脚印,但很快又被飞落的雨水打散。可是,当人们停下脚步,却能看到每一滴掉落在伞面上的小小的雨点儿,都在与每一把雨伞打着招呼,就像久违的老朋友一样,即使它们都是从遥远的天际赶来,从未与这把雨伞谋过面。